

真誥卷之十一

定一

御製

| | | | |
|------|------|------|--------|
| 天地定位 | 陰陽協和 | 星辰順度 | 日月昭明 |
| 寒暑應候 | 雨暘以時 | 山嶽靖謐 | 河海澄清 |
| 草木蕃廡 | 魚鼈咸若 | 家和戶寧 | 衣食充足 |
| 禮讓興行 | 教化修明 | 風俗敦厚 | 刑罰不用 |
| 華夏歸仁 | 四夷賓服 | 邦國鞏固 | 宗社尊安 |
| 景運隆長 | 本支萬世 | 正統十年 | 十一月十一日 |



真誥卷之十一

定一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真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述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

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受作此言接受此

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曆世遊踐莫

有知其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

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凡此後紫書

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祕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

迴故曰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為縣故其里不復存

昔時應在述墟左右耳今山去江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江水之東金

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蓋此

呼秣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謂

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西左右正

自如也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

定一

岫長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

清虛之東窻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

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此論洞

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

苞山下龍威文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清

虛是王屋洞天名言華山形似巴故以句曲

陽與比並相貫通也

為名焉今登中茅玄嶺前後望諸峯壘盤紆

曲轉以大茅為首東行北轉又折西

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金陵者兵水

覆南北狀如左書已字之形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

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

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

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北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

四十餘卷存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句曲山

感悟乃從楊君宣說吾之所啓發矣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

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

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

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

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

洪波不登此之謂也後所稱河圖即是前要元篇語雖山壇字異其

理猶同此蓋指論金陵地勝一片地能如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金陵古

名之為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會之

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

年矣

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為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

猶呼為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

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

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

吳孫權使人秣金也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

然響會所以歎句曲山秦時名為句金之壇

河圖之逆兆也

以洞天内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

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
爲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爲句曲之山
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
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
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誼乃復因鵠集之處

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
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
茅山隱嶺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
而諭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不爾也
在南家高者爲大茅山中央有三峯連峯鼎
立以近後家高者爲中茅山近此一峯孤峯

上有聚石者為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
東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為
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埭形其中茅小
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馬嶺相
連自小茅山後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嶠大橫
良常諸山靡迤相屬垂至破罡瀆自大茅南
復有萑山竹吳山方山從此疊障達山生黃
于吳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海也

定一

三

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

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為金陵之墟名

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茅山南

大坎相傳呼之為金井當是孫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沙云
述墟昔乃名術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
兵帥仍屯居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
述墟昔乃名術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

大茅有吳墟村以號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
關金陵長史宅西北近長隱小岡下乃時有
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既經耕
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井亦恐如長史井埋
沒耳又小茅大橫不見採金處大茅金陵
井若是復不應頓如此遠居二三疑昧金陵
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
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
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
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漑
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定錄君受作密令爾許侯北邙山在洛陽北
數里北谷關即孟津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
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
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是無知察亦為真靈

愛護不使輕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
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記則受此
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地處少
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言也

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

知其要觀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命保

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
是其大垠所至至於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

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說觀望自可
領略粗知其處若為仙真度世及種民者無
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携手築室必當
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強
之欲居金陵之左右沂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

右有源沂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沂名陽谷名

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

壇之右可以高樓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

為柳谷濟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

墟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

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述墟首又父

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

合為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

故兼以左右為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即

是昔號不雖有者相承傳譯漸失兼汧源迴

異不必可指上古名此山為崗山孔子福地

的為擬也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

長生本所以名為崗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

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小茅東

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崗山山即在今所謂伏

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為死蛇崗亦粗有彷彿

佛又見其長而高益呼為長隱隱音於觀切
其言可隱障也此崗山雖多細石亦可居耳
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
興蔣員芻等今並立田舍於崗下迤去長史
宅四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
五里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
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
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

門恃此而彷彿耳

右弼王王真人受令密示許侯此即桐栢帝晨所說

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為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於長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為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既帶近洞天神真限衛故能令三災不干

大天之内有地中

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

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傳中所載至第

十天并及鄴都五岳八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

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

里而出上地耳此當是至太東西四十五里

南北三十五里正定一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

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塘猶有原阜壠偃上五

蓋正平也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

蓋正平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隴阜之上則於天為下耳

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

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

飛在玄空之中

亦按諸小洞天不同蓋猶是大有此名

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
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崖畔了不得窮此小
天邊際殆不可捫觀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
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

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

在栢枝隴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
西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
阿口從此入至洞天窠近而外口甚小又以
石塞之器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
在今所呼作石墳處也栢枝乃有兩三洞口
恐真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
爾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內已被塞當緣穢
炁多故也此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真仙人
出入都不由五門皆歛爾無間設此門虛空
者為示是不由山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

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翳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

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

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

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肯復說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

峩嶺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

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

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
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
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
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憚懼也不圖天下復
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

上之官家矣

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

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穎川間便應
徑通王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為魏武所逼
後仍來後真受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良
深進內外宮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

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

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

嶺上以覆堦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

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若掘即可

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

已從此後墨書皆定錄真君受以告長史掾

寫本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埋壁時在

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真人無

所隔藪矣按傳所稱即是登山時但云一雙

為異或應二字雙壁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

篆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不

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
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
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
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

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
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
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此垂
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群官饗從駕始皇歎
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為常

定一

七

也爾乃群臣並稱壽喚曰良為常矣又鳴大
鼓擊大鍾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大
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
之意從此而名

檢外書始皇三十七年正月
出遊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

祭夏禹望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來並
北海至瑯琊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

立九月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未有瀆即是从
延陵步道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饗設耳
非必故詣句曲所以止住山之靈竒祀璧之
進前嶺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竒祀璧之
意者為通是望山設所以中君云所履山川
皆祀以玉璧也夫號從主人名由地表小君
以漢成帝時受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
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
魚以亂烝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
依傳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為秦

正月為出游是至雲夢耳不爾則是三十八
年秋崩也未作秦曆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
中比別更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
詳正之

也遣使者章邕賫黃金百鎰銅鍾五枚贈之

於句曲三仙君王莽制金為貨名鎰形如錢

則百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遣

使者吳倫賈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並埋

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培上有聚石入地三四

尺也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冢高漢明帝求

平二年詔勅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真人之廟

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

嵩廟每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鵠在帳

中或聞伎樂聲於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

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逮山西諸

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上

為述墟廟並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中茅山

已為西明所司非復真仙僚屬矣

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

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培上四面有小盤石鎮

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

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

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

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東南近

下有一長澗西南近下亦有小水度嶺南隱

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

甚覺赤耳平處可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

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大茅山中茅

請以合爐火九華丹右楊書

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此
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
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
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

西亦出山外對館橫壟也此居今所住東面一

甚環奇多穿穴側傍盤紆下深乃有無底處

屢投脆物在中間玲瓏之響久之此云多金

物亦當是久來真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

聳而圻開內有洞入數丈漸峽小不復容人

乃颺颺有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

即下解所資近外澗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

有駛一上者冬温而夏冷今正對遲前小近下復

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

得東流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渡此嶺

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

合丹即後所云茵山之正患去徑路近

車聲人行便足欲相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

聲人行便足欲相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

止惟所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

極好所恨迥曠且此一山通無虺蝮毒螫時乃

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

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温病山德寬容不到

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常鬱如東間諸山耳
自隱居住來瀛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

木并雜藥絕宜松栢而本無人植茅山天市
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耳

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

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

獨颺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

定一

九

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

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

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

中央玄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

也所以名之為天市盤石也玄帝時召四海

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
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窻上也句曲
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玄帝時召四
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填洞
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
飈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脊埋寶金
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
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
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
而不了了也青童飈輪之迹今故分明句曲

諸記說今悉分明唯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
在以論迹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
不見其異處或恐為土木蕪沒所不論耳按
保命趙承每登壇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
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
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真人常御九龍左驂名
騷右服名欵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右驂今大
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
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為騷輪迹乃無埋沒石
壇既未顯金寶亦難測所理又疑洞天中央

玄憲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
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自隱居來此
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况悠悠之徒
令其究竟之耶所以來得遍履者患於無良
侶可同登陟之艱獨行又覺踽踽是以遂爾
淹稽常所耻恨比日方負杖孤遊庶當委曲
所聞所見耳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

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

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時開
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
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
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
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

定一

十

百步便朗然如晝日

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乃可知處自未敢輕索

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為內光出照不必關外

也日者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

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

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

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

耶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栢枝礮石穴中

乃可議入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

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諠譁雜鬧非專請

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於俗所以

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挺分高邀而形

識猶昧豈可相此此語是欲相獎勵三月十

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
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
之山游者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
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

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

災見太平聖君

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

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耳今臘

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

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

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

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

真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誼穢終

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恩無因得果

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清年得無遊雜既

去洞隔嶺人自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

不知至於此也

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

司命初過江

自蕩滌質對神鬼今按垂之為言如是邊際
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
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
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

間名下薄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
多見磚瓦故物似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
犯君此審是則宜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
常大都真人語自不正的遇所引處便言耳
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榛芴遮天燕日无
處不可隱密即今斫伐耕稼四通九達山中
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良常東
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来漸劇耳

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竈形竈間

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

耳雖爾自足

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寄生曲樹耳亦帶北洞流水其左右並

近大路所以言淺即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

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

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埭

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縣小近往來為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之耳外靜舍當以俟游賓

從憇止非自往修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也
意也顧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
一篇今視掾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
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
次茵山不酬金鄉至室
語明知本別受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茵山

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
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

往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今人不復識呼

形當如茵孤立亦或是困蒼之困形如困也
按大茅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
如博山爐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
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
尋索唯啓乞垂賜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
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
勢若基構有期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古鼎
當更宣述耳

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

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

海神使埋藏於此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

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无復草木

累石為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為風所倒尋古

來帝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

法三才能烹飪熟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

隱顯故也中君後答云鑄羽山之大茅山下

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當

小危不安耳石今近南大洞口有平比世有來居之

者唯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為廣州刺史陸

微所供養在洞口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

為人高潔物莫能于今尚元徽中南山有數

女弟子姓潘又襲住于今尚元徽中南山有數

男入復來其前而居至齊初乃勅句容人王

文清仍此立館號為崇元開置堂宇廟廊殊

為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

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廨舍十餘

坊而學上道者甚寡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

而巳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於灑掃自稱

洞吏頗作巫師占卜多雜浮假此例亦處處

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

千斤以盤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

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

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无知

佛亦不識尋視此山明地高下墩澗不似曾

經墟村住處恐歲代久遠勢迹乖異故也

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

此乙丑所受則長史

往年書是甲子年中按答云直置書於述三墟朱家靜中則非因華僑楊君送之也

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為往來之階

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弃坐觀存沒哉

此道自決求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

定一

十三

人使必成之也

赤石田今中茅西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

今更築治為田十餘頃長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而遇旱塘壞竟

不果所以此

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

此亦

書譏之耳

明辭奏不可輕妄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

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温顏耳聆玉

音此語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

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

合德有輕重之故也此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

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辭啓二君雖同居華陽

而官府各異不得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啓於此可具鑒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

其儀格耳為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

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又到又致漏泄真靈慎密故有此語欲戒此

試其心事耳長史後答此言亦殆為巧便此

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

大也掘則事由宣泄此徒知此金寶處堪能鑿

時教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祕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
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
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

此乃應是墟字而由來
皆作墟字即今之山西

村名閑者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
也
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
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
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
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

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

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

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

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告小

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

定一

十四

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

之別光為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

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

君兄弟復有他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為直

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

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

不二人為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

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受

今更重問并洞中事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

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

靈所置唯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

為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

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為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

而竟無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

不及願告顯史水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爾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

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為

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悒

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關一告大茅山

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

定一

十五

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

吉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寔鑒照此道南面之東

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勗之

言思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告良常西南

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

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

舊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

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基陸湮沒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

如曲蓋為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

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

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靜事而今有一累石

壇歷然相傳乃言掇於此壇化告茵山至佳

遜也每往拜視輒感嘆纏心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

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

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

中君書云吾昔臨去埋金

不道司命長史此答誤耳

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

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

器䟽示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

舍感備告悟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

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

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

此猶是前村

徐汎

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

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

以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

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悚息而已長史玄

聞徹肩辭所向便已關奏蒙報或是得楊君

所傳者徐況家今猶存後所云徐偶即應是

況後所以知并宅處亦云

其祖曾為長史門生也昔占赤石田利近

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

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

定一 十六

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

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遠

道去此洞中遠耳此由雖食澗水旱時微少

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決補

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

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修復此塘以追

遠跡兼為百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

姓之惠也

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
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
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
於理極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
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為欲知之葛既
鄉人

所以及問此條
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贍治用
白牋次第如此歲乙丑此一
行本題紙背

真誥卷之十一



